

藏传佛教在台湾

三木友里*

一、台湾文化背景

台湾的人类文化史，一般人类文化学家认为，台湾的人类文化史是从1970年夏天在台湾台南左镇乡菜寮溪一带出土「左镇人」年代开始，「左镇人」^{【注1】}经过测定结果是生活于距今一至三万年之间的原始人与“山顶洞人”^{【注2】}年代大致相同，属北京直立人的一支，所以有人类学家臆测可能是中国大陆云南元谋人^{【注3】}或北京猿人^{【注4】}后裔，他们过着以渔猎为生的穴居生活。距今七千至四千年前台湾岛上又出现了「大坌坑文化」^{【注5】}。从当时的出土的陶片和石器，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期的台湾人已经过着居住在海边的生活了，他们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手段，同时也能种些根茎类植物。到了五千至二千年前，台湾岛上则出现了农耕畜牧生活的形态，并且已开始有初具规模的村落组织的存在，这个时期的台北「圆山遗址」^{【注6】}、「芝山遗址」^{【注7】}中出土的陶器、石器，经过考古学家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出土的文化与中国大陆商代（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周代（约前11世纪—前256年）的青铜器相当相似。西汉（前206—公元25年）末期，我们更可以从「台北县八里乡十三行遗址」^{【注8】}的出土文物中，其中特别是印纹文灰黑陶片，很明确地可以看出与中国的「印纹陶文化」^{【注9】}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三国志·孙权传》中记载，「黄龙二年（230年）吴主孙权派将军衡温，诸葛直率万余甲士探访夷洲」此中所谓夷洲研究三国志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无可质疑就是指台湾^{【注10】}。距今一千多年的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9—1368年）时代中国大陆的汉人陆续移居台湾地区的事实，《四库全书》中纪录明代以前中国对外关系最被重视的文献有二本书——《诸蕃志》、《岛夷志略》。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记载着「澎湖隶晋江县」，赵氏的书是将社会上口传的事记录下来的，这个时代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已有频繁的往来，所以宋代将澎湖列归中国东南沿海福建晋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本元代汪大润写的《岛夷志略》，书中言「今之台湾此书作琉球」，事实上琉球并没有高山，因此研究台湾史学家大都认定《诸蕃志》、《岛夷志略》中所言澎湖应该是指台湾而言^{【注11】}。宋元两代汉人先后已有不少移民来台湾定居，大多数可能都已融合于原住民之中了。明代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因「地不耕」人们为谋生纷纷移居到台湾谋生。其后外国葡萄牙、西班牙、倭寇、荷兰先后来台湾，荷兰人于1634年正式占领台湾，占领期间招纳了不少中国大陆沿海的汉人到台湾来从事生产工作。当时台湾全岛汉人可能已经达到四、五万之多。1661年郑成功击退经营台湾数十年的荷兰人，建立了第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政权并在台湾建立下了汉人的社会型态，此时台湾岛上移入大量的中国大陆出来的军民，据估计当时从中国移居到台湾人口大概有二十万左右，进了19世纪初台湾岛上中国移居的人口已超过两百万^{【注12】}。章太炎在连雅堂著的《台湾通史》提序中言，「台湾在明朝无过

* 一般教育 教授 中国語

海中一浮島，日本、荷兰更相夺壤，未足方建置也。自郑氏受封，开府其地，而恢复中原根本，然后屹然成巨镇焉。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实中国所建置」^{【注13】}。清代末期甲午战争后^{【注14】}，日本割据了台湾50年，因此台湾文化中又渗入了日本因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大陆内部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内战，导致大量的汉、满、蒙等各族中国人移居到台湾，此后又加上新的欧美文化或是间接或是直接渗入，使得台湾地区发展成为今天的具有多元性的岛国移民文化地区。

二、佛教与台湾文化背景

连横氏在《台湾通史》上说「台湾之宗教杂揉而不可一者也」^{【注15】}，像台湾这样的移民地区，每一个新移民一到，他就会带来他原来居住地区的宗教，所以说宗教杂揉而不可一，岛上各种宗教都存在一点也不奇怪。当然一个地区的宗教肯定是与其文化历史背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前述台湾的文化历史演变来看，台湾长期来不断接受外来的移民，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来的。而这些移民几乎大多数都是属于经济移民，因为家乡生活不好，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辞冒着生命危险，携家带小远渡而来，在什么基础都没有之下出来拓荒开垦，创造自己的新天地，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他们是在没有获得政府支持之下出来的，台湾在中国历代朝廷行政上可以说长期一直处于虽略知其存在，但并未正式归入任何政府统治的情况，换言之、说台湾一直是未有所属也未必言之过重。到了清代康熙23年（1684），清政府才在台湾设台湾府，正式宣布归中国统治，雍正5年（1727）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三国志》之称夷洲，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称「琉球国」，元代江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称琉球^{【注16】}，《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一，外国四》「琉球」中记载「万历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注17】}，流求国，从地理方位虽还没获得所有学者一致定论，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定是台湾。不管是南宋的「瑠求」，元代的「琉球」或是明代鸡龙山台湾，这三代都未将台湾列入正式中国版图。由此可知，这些移民在毫无保障之下来到一个未正式归入中国领土，只能说邻近家乡一个岛，他们想要在这样的环境的一个小岛生存发展下去，所面对的艰苦环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因此当时来到台湾的移民一定会感到心灵特别脆弱，为了追求心灵的依托，很自然地他们就要在所在的新居地求他们原来在家乡信奉的神来保佑他们、光是家乡的神还是感到不放心，只要能保佑他们，同时能帮他们解决人为做不到的神，不管什么地方来的神，是否与自己原来信仰的教派一样，他们也都会很虔诚地拜。又因台湾大多数移民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所以他们除了原来在家乡供奉的中国道教的玉皇、关公、妈祖、保安大帝之外，外国传到中国的汉传佛教中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弥勒佛、他们都要供奉。

寺庙的名称也沿用家乡的名称，比如福建泉州有供奉观世音菩萨的龙山寺，台湾的台北、台南、鹿港等地也都有龙山寺。所以，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还说「佛教之采，已数百年，其派多传自福建」^{【注18】}。连雅堂的《台湾通史》中又说「佛教之采，已数百年，其派多传自福建」^{【注19】}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当时台湾的佛教寺院当然都是民众自动自发建的，一直到清初从中国大陆被邀请来台湾举办法会，主持寺庙的和尚都是以个人身分来的。到清代中叶，中国才有组织性的教派派宗教专业人士到台湾传教。即所谓「斋教」的佛教。「斋教」是指在家禅宗佛教分先天、龙华、金幢三派，日本占领台湾后官方将三派归称「斋教」并将斋教所有斋

堂全并入日本佛教宗派内，因此「斋教」在台湾就慢慢消失了【注 20】。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政府有计划地将日本国内佛教各宗派带进来，当然汉传佛教也随着汉人入迁移驻来台湾。尽管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历史不长，却是发展得很热闹。至于藏传佛教虽然清朝初期满清政府的政策，请大量的西藏大喇嘛入宫廷，但是藏传佛教传入中国大陆内地，却因语言的隔阂等因素，人们无法深入谈论教义，因此当时藏传佛教只限于中国清朝皇室内，并未流传到民间，更不用说远传到台湾了，在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全部迁移到台湾之前，可以说没有任何西藏喇嘛来过台湾传教的纪录。

三、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

三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政府为巩固政权，需要拉拢汉族与藏族关系，于 1936 年推出了援助汉藏两地宗教交流政策，汉人僧侣到西藏求学，或西藏喇嘛到汉地学习佛法都给予补助，引起了一阵汉藏两地佛教交流风气，因此整个中国大陆开始盛行藏传佛教研究、译经、传法。这儿所谓「藏传佛教」或称「西藏佛教」是指藏语系佛教，自藏王松赞干布【注 21】接受佛教以来至今有 1 千 300 多年历史。1949 年 4 月随着国民党政府大量官员及家属一起来台的藏传佛教高僧有两位蒙古籍的活佛，其中一位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的七世章嘉活佛，另一位是甘珠尔活佛【注 22】，藏传佛教从此开始在台湾落下了根。所以说 1949 之前台湾根本没有藏传佛教。

研究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学者们有各种说法，有人用台湾的政治背景为划分点。以 1980 年为界，将 1949 到 1980 年列为第一期，1980 年到现今为第二期【注 23】。台湾著名佛学者陈玉蛟则在《台湾的西藏佛教》【注 24】中依据第一位来台湾传法的藏僧卡卢仁波切【注 25】是 1982 年来的，以 1982 为界线，换句话说就是将 1949 年到 1982 年列为前弘期，1982 年到现今为后弘期，但是台湾藏学研究家黄英杰在他的实际访问调查报告【注 26】中又说 1980 年已有藏僧创古仁波切【注 27】到台湾，所以陈玉蛟的说法似乎不太适当。

其实 1949—1979 年之间的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从零开始到很平稳渐渐地小规模地发展起来，一进入 80 年代，突然兴盛起来，著者请教台湾藏传佛学权威的萧金松教授和几位不愿出名的佛教界人士，及有关政府官员、研究员，他们都一致表示这与政府的政策政治很大的关系，1980 年以前，台湾政治压力很大，所有在台湾的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无论是藏籍、蒙古籍或是汉人上师乃至于在家居士，多多少少都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时时受到政府组织内的蒙藏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注意。1800 年前后，围绕着台湾岛内外的政治空气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对台湾政府和民间带来了极大打击的是 1979 年年初美国与台湾断绝邦交，接着年底 12 月又爆发了台湾的民主运动「美丽岛事件」【注 28】。同时对岸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步入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对外国开放设立经济特区，渐渐地进行政治改革，作一系列体制改革，1980 年 12 月 22 日，1956 年在北京“法源寺”创办的「中国佛教协会」后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办，已停办了 14 年的「中国佛学院」在中国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下重新开办了。再加上这个时候台湾民间经济起飞，造成民间经济引导政府政策情况之下，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进行体制改革，政治上的控制逐渐放松，于是在台湾的藏、蒙籍喇嘛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举行弘法活动，又因此时台湾岛上居民虽然经济上有很大发展，但是政治上却有不知何去何从的忧虑感，非常需要具有超出人为能量的宗教来保佑他们，甚至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一向信仰的传统汉传佛教可能无法达到他们所期望的，而转往过去去台湾岛民认为很神秘而又具有

极大法力的藏传佛教以求解脱。

尤其是台湾国民党政府 1986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宣布解除台湾戒严令^{【注 29】}，因此旅居印度、尼泊尔的藏籍僧人到台湾的人数逐年增加，根据 2002 年台湾蒙藏委员会的官方业务报告，可以知道透过蒙藏委员会协助外交部办理台湾岛内佛教团体邀请海外藏籍喇嘛到台湾弘法签证一年之内就有 1923 人次^{【注 30】}，若将一部分未透过蒙藏委员会申请和长期居留或签证到期而办延签的，一年在台湾居留过的藏籍僧人约有 2000 多人次。在此之前的 1996 年 1176 人次，1997 年 1324 人次。1998 年是 1880 人次，目前台湾藏传佛教团体多达 200 多个，而 1996 年是 82 个，1997 年是 101 个，1998 年 122 个。1998 年，台湾官方蒙藏委员会关于台湾的藏传佛教传教中心的报告上说，台湾藏传佛教徒人数没有正确的数字，官方也说法不一，有的说五、六万，也有的说五、六十万，笔者认为萧金松教授所言台湾藏传教徒和喜好藏传佛教人数约为五十余万较接近事实^{【注 31】}。

在此以历史文献，政府官方数据、民间数据及调查研究和访问调查成果为基础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来论述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情况。

（一）宁玛派

宁玛的意思是「古」和「旧」，此教派从八世纪开始，比其它藏传佛教教派早 300 年，是藏传教中最古老的一派，此派在西藏因为教徒零散各地，而且组织分散，缺乏有系统性的组织，而且教法没统一，各传各上师的传承，因此不象其它教派能与当地地方势力密切的结合一起，一直到 16 世纪至 17 世纪，在前藏^{【注 32】}一带才出现稍具规模的寺院。因为宁玛派僧人戴红色僧帽，因此一般人称之为红教。

（1）1952 年

此派初期在台湾弘法的几乎都是汉人的在家居士，其中最早在台湾传法是屈映光上师^{【注 33】}，1952 年来台湾之后就在大溪斋明寺弘传藏传佛教，1971 年，在新店五峰山筹建了“南方宝生佛刹”寺院，1973 年在台湾圆寂。之后继承屈映光上师的是林祥煌上师、欧阳重光上师，接着 1990 年由张明伟上师承传，一直在新店五峰山道场弘法至今天。所以新店的五峰山道场是初期修藏传佛法密乘者的一个重要据点。目前除了每个月有定期法会之外，还不定期地邀请藏僧来传法。^{【注 34】}

（2）1958 年

有一位汉族上师吴润江，他曾经在 1911 年，到西藏去学佛法，并且拜了著名的宁玛派上师（藏族）诺那呼图克图^{【注 35】}为师。1958 年开始，先后到台湾传授藏传佛教的密法七次，1973 年钱智敏、朱慧华两位上师在台湾皈依吴润江上师后，在两位上师的努力之下 1975 年台北成立了“诺那精舍”，开始弘法至今。之后在台湾各地成立了七处分舍。到了 1980 年中期除弘传佛法之外，还成立了多项社会福利及文化性事业。皈依的信徒很多，据非官方宁玛派传教中心内部估计皈依信徒约有二十万之多^{【注 36】}。

（3）1972 年

韩同上师在 1972 年接受宁玛派上师敦珠仁波切^{【注 37】}在香港举行的阿闍黎遥灌后，便在台湾的苗栗、云林、虎尾、新店等地传法，并成立了“莲花精舍”弟子很多。

（4）1975 年

刘锐之上师 1959 年赴印度向敦珠仁波切学法后，1975 年在台北成立“金刚乘学会”前前后

后在香港、台北、台中、高雄成立分会，1979年发行《金刚乘季刊》，1981年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出版了一系列《金刚乘全集》，传法活动十分积极。

从上述宁玛派弘法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宁玛派在藏区缺乏组织能力，但是在台湾地区的弘法却很有规范，而且组织也很有系统，这也许与在台湾地区直接参与弘法的是汉族上师有关系，当然其中也不能否认台湾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原因之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开始在台湾弘法的上师是汉族上师，没有语言障碍能直接与信徒沟通，又能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讲解藏传佛教教理，因此能在像台湾这种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地区和原有传统汉传佛教共存。

80年代到台湾弘法的宁玛派藏籍僧人以敦珠法王^{【注38】}和蒋波罗曾仁波切最令人注目。

(5) 1983年

1983年宁玛派白玉传承^{【注39】}的蒋波罗曾仁波切到台湾，1986年创建宁玛巴白玉佛法中心，当时有数十位藏籍僧人常驻在寺院，计划以此传教中心为本长期驻台弘法，一时颇得信徒的敬爱，但是蒋波罗曾仁波切因积劳成疾，隔年1984年就圆寂了，因此刚落成的白玉佛法中心的发展受到极大打击，引发了传教中心内部藏籍僧人争权夺利，到了1988年同属白玉传承的贝诺法王^{【注40】}到台湾，蒋波罗曾仁波切费尽心力建立的白玉佛法中心就由贝诺法王接手，之后又陆续地成立了几个中心，如此白玉传承的宁玛派支系很自然地就成为在台湾的藏籍喇嘛最多，而且也是信徒最多的宁玛派支系了。

(6) 1984年

1984年敦珠法王应认他为根本上师的韩同上师和刘锐之上师的邀请，到台中的“金刚乘学会”为新落成的佛堂开光，因此给该教派信徒增加了更多的信心，这活动给80年代“金刚乘学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正面作用。

韩同上师1972年创立的“莲花精舍”在韩同上师圆寂之前，就已发生精舍内部纷争，而使得“莲花精舍”在80年代无法发展，弟子们有的另外建立自己的传教中心，有的与藏籍喇嘛合作发展弘法，宁玛派汉籍上师屈映光1971年创建的“南方宝生佛刹”（五峰山系统）也发生同样的汉僧和藏僧合作弘法现象。继承屈映光上师的弟子林祥煌上师（汉籍）生前曾跟随蒋波罗曾仁波切（藏籍）出家，而现任林祥煌上师继承者张明伟上师也皈依藏籍顶果钦哲仁波切^{【注41】}，所以“南方宝生佛刹”基本上以汉藏僧人合作，汉人上师来主持的方式来传法。

1975年成立的汉人主持的“诺那精舍”是宁玛派在台湾发展最稳定的团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向不邀请其它教派来传法，由于创立人钱智敏上师一直常驻台湾，二十多年来信徒众多，除了在台湾成立7个分舍之外，1986年开始在全台湾各百货公司弘法，举行数千名弘法大会，并举办各种活动，除了设立救助教育基金会，又成立免费骨灰收容堂等进行更多面的社会福利事业，这种活动方式比较接近台湾的传统汉传佛教的弘法方式，使信徒感到亲近，容易接受。加上上师除了钱智敏上师之外，还有另一位汉籍上师朱慧华两位都是长期驻留台湾，信徒请教佛法方便，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汉籍，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因此信徒人数一直保持稳定，比其它藏传佛教发展得安定。

宁玛派本身历史悠久，教派中分六大传承和其它小传承，非常复杂，诚如前述原来在藏区就组织分散，在台湾除白玉传承支系发展的稍具规模之外，其它传承发展都是小型各自发展模式，所以宁玛派在台湾的弘法藏籍僧人的寺院不如汉人主持的寺院发展得好。

这些年来，宁玛派在台湾的传教中心有大约不下50个传教中心，其中包括9个汉人上师主

持的诺那精舍。而白玉传承宁玛派的传教中心，是宁玛派中藏僧长期驻在传教中心中比例最高的，约占全教派传教中心 88.9%^{【注42】}。

(二) 萨迦派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之中最早与政治结合一起的教派，元朝就与当时的政治有紧密的连接，寺庙遍布于整个藏区、蒙古和汉族内地，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萨迦王朝，一共统治西藏地区将近百年，萨迦五祖之一八思巴被元朝的世祖忽必烈先后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

(1) 1959年

萨迦派在台湾与其它教派特别不同的是，他们一开始就由既具有格鲁派又具萨迦派双派传承颇具权威的第十五世明珠活佛和格鲁派的格勒活佛一起来弘法。尤其明珠活佛生于1935年，是藏传佛教转世活佛，四岁坐床，17岁出家，继承“敏吉寺及所属十三座寺院和民家百姓，因此又被尊称「敏吉活佛」，第一世明珠活佛，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被册封为「敏吉呼图克图」以来历代转世活佛都成为敏吉寺世袭主持，在藏区很受尊重，第十五世明珠活佛和格勒活佛于1959年来台之后，先后成立「明珠精舍」和「格勒精舍」、「中华菩提学会」，1994年明珠活佛在台湾云林县林内乡白马山创建「菩提讲堂」。第十五世明珠活佛在台湾时因不善用中文表达，加上当时担任他的翻译的人本身是台湾的国会议员（国大代表）很忙，时间上无法配合当他随身翻译，活佛虽然同具格鲁、萨迦两派传承的实力却无法公开举行弘传萨迦佛法活动，到台湾之后，台湾政府相当重视他，聘请他担任国家机构的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国立政治大学也邀请他当研究教授，但是都一直未能具备让他全力为藏传佛教在台湾弘法的条件，只有选择来往美国和台湾两地的方法弘法。

(2) 1972年

1972年萨迦派的藏籍活佛达钦活佛^{【注43】}首次来台弘法。

(3) 1983年

1983年3月，德松仁波切抵达台湾，活动非常积极，把握机会以各种形式传教，在台湾期间1959年来台湾的第十五世明珠活佛负责接待，翻译、传法、举办祈求世界和平的法会，德松仁波切还曾经到高雄汉传佛教寺院的佛光山参加信徒大会。1984年由佛光山住持星云法师（汉传佛教僧）带头成立了“中华汉藏协会”。同年11月达钦仁波切再度到台湾，并在台湾国立艺术馆首次公开传授萨迦教法，这是他几次到台湾之中第一次公开传法，之后继续到台湾各地传法^{【注44】}。

(4) 1984年

1984年，藏僧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到台湾弘法。

(5) 1985年

1985年，萨迦佛学院第一名毕业的佛学硕士——蒋扬贡噶喇嘛^{【注45】}抵台湾并计画在台湾设立萨迦佛学院分院，但是未能成果，两年后放弃原来的计画回去。

(6) 1986年

1986年，萨迦派崔律法王^{【注46】}派遣萨迦学院院长堪布阿贝仁波切^{【注47】}到台湾弘法，当时萨迦派在台湾的弟子们为了使堪布阿贝仁波切在台湾的活动方便，在台北、彰化成立了两个活动中心，又考虑到以后藏籍萨迦派喇嘛申请在台湾登记方便，成立了台湾萨迦总会。

(7) 1987年

1987年，堪布蒋扬西禄^[注 48]抵达台湾并常住台湾举行持续性的传法，首开萨迦派在台湾连续传法之例。

另外，塔立仁波切^[注 49]也于1987年受邀到台湾弘法，在台湾成立了“萨迦佛法林”进行萨迦佛法的翻译、整理…等等。

(8) 1989年

1989年，遍德仁波切^[注 50]，应台湾蒙藏委员会邀请抵台湾。遍德仁波切在法国传教，1989年应邀到台湾以后即长住台湾，并设立佛学中心，着手整理藏传佛教典籍与塔立仁波切、堪布蒋扬西绿仁波切三人是当时萨迦派长期驻台湾传法的萨迦派藏籍上师。

(9) 1992年

1992年，萨迦派支派萨迦哦巴支派领袖绿顶堪仁波切^[注 51]，首次到台湾，在台湾进行长达40天的“道果”法授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文讲“道果”法，这一次讲课使参加者真正了解到萨迦法理的深层意义，非常有意义。

萨迦派在台湾的发展，以数位仁波切成立的传法中心为主，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更没有统一规划，所以一般都认为萨迦教派在台湾传法比其它藏传佛教消极，但是从上述萨迦在台湾弘法历史来分析，萨迦派在台湾的弘法展开确实不能说顺利，但是传法以教学性演讲方式较多，同时萨迦派年轻仁波切活动演讲中大胆地批评现今藏传佛教发展的不正常现象和问题，因此十分受台湾佛学界及学佛学的年轻人欢迎。

萨迦派在台湾的传教中心有30个左右藏僧长住的传教中心，占全教派传教中心的55%^[注 52]。

(三) 噶举派

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二派系^[注 53]，其中达波噶举势力较大，下面又分四大八小支系，目前还继续传承的有噶玛、止贡、主巴、达隆等系^[注 54]，此中以噶玛噶举派最盛，噶玛噶举下面分黑帽、红帽二支派^[注 55]，噶举派不断与萨迦派争权，曾经取代了萨迦派，建立了噶举派的帕木竹巴王朝^[注 56]，此后又产生内部斗争前后噶举派掌控藏区政治将近300年。

(1) 1958年

噶举派在台湾弘法开始于在中国大陆曾跟着贡噶仁波切^[注 57]学习藏传佛教密法的申书文上师于1958年来台湾，接着第二年的1959年就有一位台湾的居士请申书文上师修渡亡法，当时被上师的法力所感召，皈依上师，并捐款在台北中和建了“贡噶精舍”，在此开始噶举派在台湾的传教。

1960年台南的竹溪寺全妙法师邀请申书文上师去台南弘法，又吸收不少当地的信徒，1963年在台南成立了“贡噶精舍”台南分舍的「台南贡噶精舍」（也就是现在的贡噶寺的前身）这是藏传佛教传到台湾南部的开头，申书文上师于1980年接受16世大宝法王剃度出家以后，便开始积极地和海外噶举派藏僧取连络，并邀请他们来台湾传授佛法，“贡噶精舍”是80年代初期请藏传佛教喇嘛来台弘法的主要中心，1982年“贡噶精舍”和“台南贡噶精舍”正式更名为“噶玛三乘法轮中心”，1992年在台南建了“贡噶寺”还邀请海外的西藏僧人到台湾常驻传教中心主持弘法。开了第一个由藏族僧人在台驻寺主持弘法的前例。

(2) 1963年

噶举派在台湾弘法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张澄基居士，他也曾经跟随贡噶仁波切学藏传佛法 8

年后在美国宾州大学讲学，1963年回到台湾的文化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1976年出任美国佛教在台湾的「新竹译经院」院长，旅居台湾时曾经略微传授「大手印」^{【注58】}。

(3) 1982年

1982年，噶举支派系之一的香巴噶举传承者卡卢仁波切^{【注59】}应邀到台湾讲法，并亲自去拜会对台湾大学的佛学社团颇具影响力的忏法师（南投水里莲因寺），并且受到法师的尊重和推介，使得以往台湾佛学者解消了过去对藏传佛教的成见。

(4) 1984年

1984年，桑桑仁波切^{【注60】}长驻台湾讲法，他是噶举派第一位长驻台湾的仁波切，由此可以看出噶举派在80年代初就已经重视在台湾传法了。

(5) 1986年

在台湾噶举派传教中心之中，有一处颇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座以「藏传密宗本土化」为目标，由有史以来第一位台湾籍被认定转世活佛的洛本仁波切提倡。他于1986年创建了“噶玛噶居寺”，1993年成立了“中国噶玛噶居协会”，全台湾设四个分会和“蒋扬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台南市戒癮协进会”，从事各项慈善事业，此寺院为了落实藏密本土化的理想，除了一般藏传佛教的法会之外，也经常举办朝山活动，大学高等院校佛学讲座，儿童夏令营藏传佛教研习会等，这些都是台湾汉传佛教普遍实行的弘法度众方式。目前信徒约有六千多人，已成南台湾的噶举派一大道场^{【注61】}。

(6) 1985年

噶举派其它支系也随着来台弘法，1985年，竹巴噶举法王竹迁仁波切^{【注62】}亲自到台湾传法，并获得一些弟子支持，成立了传教中心。

(7) 1989年

1989年，止贡噶举支系法王姜贡仁波切也带领堪布和仁波切到台湾传教，成立了传教中心，长期派喇嘛、仁波切长驻台湾传法^{【注63】}。

如前述噶举派的派系十分多，有四大派，八小派，另外还有独立于四大八小系之外的香巴噶举派，现存有五派，就是四大派中的噶玛噶举派，八小派中的止贡，达隆，竹巴噶举和香巴噶举派。其中噶玛噶举派由于转世上师比较多，加上大宝法王的权威，因此在台湾的发展非常可观，是在台湾最有组织的藏传佛教。但是1981年十六世大宝法王圆寂之后，法王座前的四大法王子（四大转世活佛）对大宝法王的转世认证意见分歧，以致出现两位十七世大宝法王局面，台湾的噶玛噶举派的传教中心也随着各自支持自己的仁波切，见解不同而产生分裂现象而分散了力量。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中，最早传入台湾的就是噶举派，发展也最迅速。1958年申书文上师抵台湾之后，短短两、三年之内就在台湾各地成立了十个传教中心，当今已有五十多个传教中心^{【注64】}。到台湾弘法的喇嘛多不胜数，其中除了最引人注目的被尊称为大宝法王座下的四大法王子一夏玛巴、太锡杜、蒋贡康慈、嘉察^{【注65】}之外。还有1980年到台湾的噶玛噶举派的创古仁波切。台湾的藏传佛教的传教中心与藏籍僧人有关系的以噶举派最多，尤其噶玛噶举派传教中心当中与藏籍僧人有关系的就有将近30多个，占全台湾藏传佛教中心的23%。噶玛噶举派的传教中心的45%有藏籍僧人长驻^{【注66】}。

格鲁派成立于十五世纪初，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形成的教派，创始者宗喀巴因不满当时藏传佛教，将过去传统的藏传佛教加以改革，主要教义相当程度地承受噶当派^{【注 67】}的宗风，所以起初还被称为新噶当派，后来才定名为格鲁派，格鲁的意思是善轨的意思，特别提倡戒律的实践，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格鲁派一直处于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除了盛行于西藏地区全区之外，蒙古地区也都是信仰格鲁派。

(1) 1949 年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全面退到台湾时，有两位蒙古籍格鲁派的活佛随着政府大队人马一起到台湾，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和甘珠尔瓦活佛，他们两位活佛到台湾后都受台湾政府的重视和礼遇，第七世章嘉活佛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同时还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1957 年圆寂，虽有不少弟子（大部分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但因在台湾时间不长就圆寂，所以对藏传佛教在台湾弘法没太大影响。章嘉活佛圆寂之后，甘珠活佛继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而且在新店建立了“甘珠精舍”为格鲁派弘法中心，“甘珠精舍”可以说是最早期的蒙藏佛教中心，有不少人前来皈依学佛法。

(2) 1959 年

1959 年，有史以来第一位藏籍活佛格赖活佛与前述既有格鲁派又兼具萨迦派传承的第十五世明珠活佛一起来台湾^{【注 68】}，1974 年成立“格赖精舍”，世许是语言关系，或是其它因素，正确原因不明，格赖活佛在台湾虽设立了“格赖精舍”，却几乎没有公开传法活动。

(3) 1976 年

1976 至 1991 年，曾经在格鲁派三大佛学寺院之一拉萨的哲蚌寺出家并在西藏居住 18 年的汉人喇嘛庇亟美格西^{【注 69】}（汉名欧阳无畏先生），1955 年到台湾先后在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系教授西藏语文、历史、文化和宗教课程，1975 年大学退休之后，1976—1991 年在家中自设佛帐，依藏文原典，按照格鲁派三大寺五部大论的教育学程，免费教授除藏文，开讲「西藏佛教史」、「宗义」、「般若」…等，默默地培养藏传佛学人才，对台湾的藏传佛学有相当大的贡献，很可惜的是未曾公开传授密法。

前面已论述过创始于 1409 年的格鲁派大部分以噶当派的传承。原来「噶当」的意思就是从凡人到佛的修习方法之意。主张密教能使人迅速成佛，但是密教必须以显教为基础。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在创格鲁派时除了传承了「噶当」的基本教义又明确严密地规定学佛的次第（顺序），提倡严守教律，僧人的生活、寺院组织都作了严格的规划，可以说是将传统藏传佛教革命性地作了系统性的规划。因此，当时很受尊重发展得很快。到了十七世纪前叶，又得到蒙古族汗王的支持后，成为蒙古、西藏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又因与地方政府结合密切关系而形成政教合一的宗教。

众所周知的达赖、班禅都是此教派的转世活佛，现在还维持着藏传佛教中最主要教派的地位。1949 年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两位蒙古高僧都是格鲁派，但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初期就一直与当时在西藏执政的格鲁派西藏政府之间政治纠纷很深，关系非常不好。因此格鲁派喇嘛几乎没人到台湾传法。1959 年，14 世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后，也都没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来往。

(4) 1985 年

1985 年，台湾政府蒙藏委员会第一次邀请龙塔仁波切^{【注 70】}到台湾，同年 12 月 6 日就圆寂于台湾。

(5) 1988 年

1987年，达赖喇嘛授意派梭巴仁波切到台湾弘法。1988年，梭巴仁波切先派他的弟子义成法师到台湾成立“藏海学会”，并将此学会规入为国际性组织的“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EPMT）组织的一员，梭巴仁波切1988年抵达台湾。“藏海学会”。1991年达赖喇嘛将其更名为“经续佛法中心”，1996年改名为“经续法林”，拥有自己的固定道场。目前这个传教中心在台北、台中、高雄、桃园各有一个分支中心，另外还有支持印度建造弥勒大佛公园计划的台湾办事处，和龙树出版社。

总而言之，格鲁派在台湾发展可以说90年代以后才逐步开展的。

格鲁派在台湾有20个左右的传教中心，其中63%的传教中心有藏僧长期驻在。

1997年，达赖喇嘛到台湾弘法时，造成一时的盛势，但因格鲁派注重教理，传法态度严谨，所以发展比其它教派平缓而稳定，今后格鲁派在台湾的发展是值得瞩目的。

四、藏传佛教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盲目的崇拜

大半数的台湾信徒只求消灾、祈福、发财，缺乏研究佛理佛法的兴趣，更谈不上领悟佛学精神。

1997年3月，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时，在台湾桃园巨蛋体育场举行万人灌顶法会^{【注71】}时，当场看到台湾信徒的表现有感而言说「凡是只知持咒，而不学佛教显宗为基础者，则是外道」，其实佛教是很讲就逻辑的宗教，释迦牟尼佛也曾说：「众比丘与诸学者们，要用切、砍、磨等检验金子的方式来好好检视我所说所教法，不要因为尊敬我，就相信我所说的教法」^{【注72】}，但是在台湾绝大部分的佛教信徒者不分汉传或藏传，也许因为原来就具有移民历史文化的基因，加上1980年代前后，台湾岛上发生了许多使岛民政治上觉得自己前途不稳，的确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在世界政治地位上产生不定数的变化，社会秩序不安宁，虽然这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得特别快，但是岛上充满空虚惶恐，如前述他们对藏传佛教过去因地理、历史、政治等等因素无法接触，而抱着幻想的心情，进而向往，期望透过藏传佛教的诵经、降神、法力、消灾等仪式来得到想要的幸福，也许藏族的占卜、十二生肖、时空观念都与台湾的人移民来时由中国大陆带来的传统宗教很类似，加上一些不正确的信息误导他们对藏传佛教产生误解，大部分台湾信徒都对藏传佛教的教理不太感兴趣。根据耿振华先生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计划成果报告，1995年对120位藏传佛教徒信徒做问卷调查时，有93%的人表示信藏传佛教可以现世福报，81%的人认为上师可以解除信徒的业，更有94%的人认为依藏传佛教密宗教法修行可以现世成佛^{【注73】}。

（二）语言障碍

早期在台湾致力发展藏传佛教的汉人上师都是佛法高僧，人品高贵颇值得尊敬，但是后来有一些台湾籍的寺院主持（堪布）曾到过印度、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接受藏文佛学教育，并定期地到印度、尼泊尔接受灌顶，在台湾期间也闭关修行，这些人之中有少部分人，出去后也许因水土不服，无法依藏传佛教规定去修行，因此定力、威仪气度，佛法都不如藏僧，他们替藏籍僧人翻译佛法，藏汉语翻译或自己用汉语传授佛法，很多因为对藏传佛教教理不是深入的理解，往往导致信徒对藏传佛教的错误理解，信徒想正确地理解、学习藏传佛教佛理，却因为

语言不通无法直接沟通，90年代藏传佛教在台湾大兴，藏籍僧人也意识到要想在台湾真正立根弘法，需要与台湾信徒直接交流，开始认真学习汉语，努力尝试用汉语传法，汉人信徒也相对的开始学习藏语，想直接用藏语学佛法，因此以四大教派为主主办的藏语学习班如雨后春笋愈来愈多。

（三）藏传佛教与时尚流行

据耿振华先生1995年对120名藏传佛教信徒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25岁以下的信徒占6%，26到35岁之间的占41.5%，36到45岁占35%，46岁以上占17.5%，台湾的藏传佛教在年轻人心中形成是一种时尚流行，台湾的藏传佛教信徒以26岁到45岁，年龄层居多，在藏传佛教的道场学佛的信徒愈来愈多的是，高中、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大学生甚至还有不少研究所的研究生出现，比较其它在台湾的传统汉传佛教佛堂修法的信徒，很明显的藏传佛教的信徒有年龄偏低，学历偏高的倾向^[注71]。年轻学生主动愿意参加藏传佛教，通过长期学习藏文、法会，直接请教喇嘛学习佛理，用藏文诵经，学习研究法器的使用，唐卡、坛城的制作，但是这些行为往往只流于外形的学习，而忽视宗教真正的涵义的学习，更谈不上悟道，所以产生这些现象也许是没有能指导他们的因故，1995年密宗信徒学历调查，研究所占5%，大学生占11.6%，中学占2.5%，小学占5%^[注71]，这现象基本上现在也没多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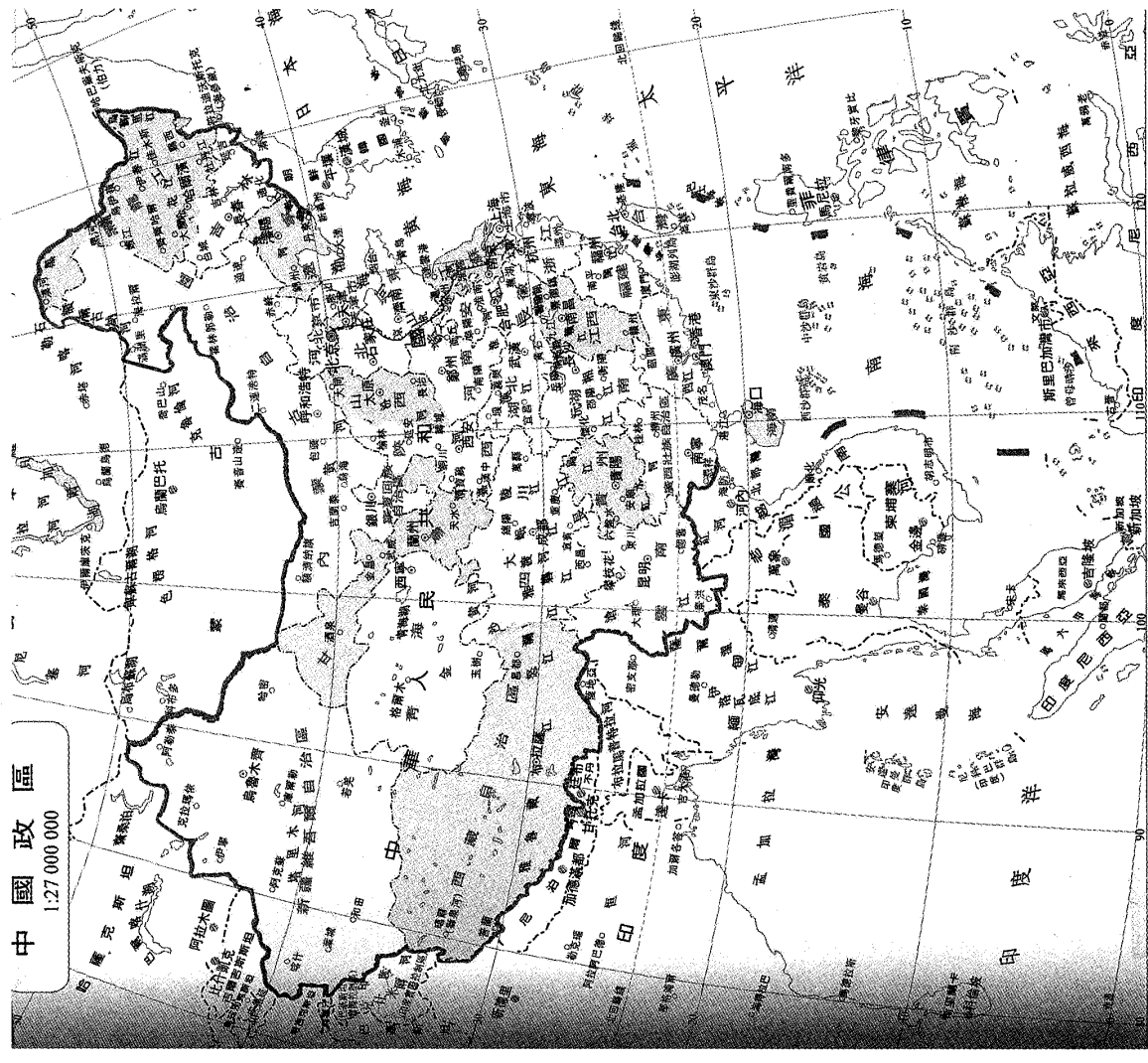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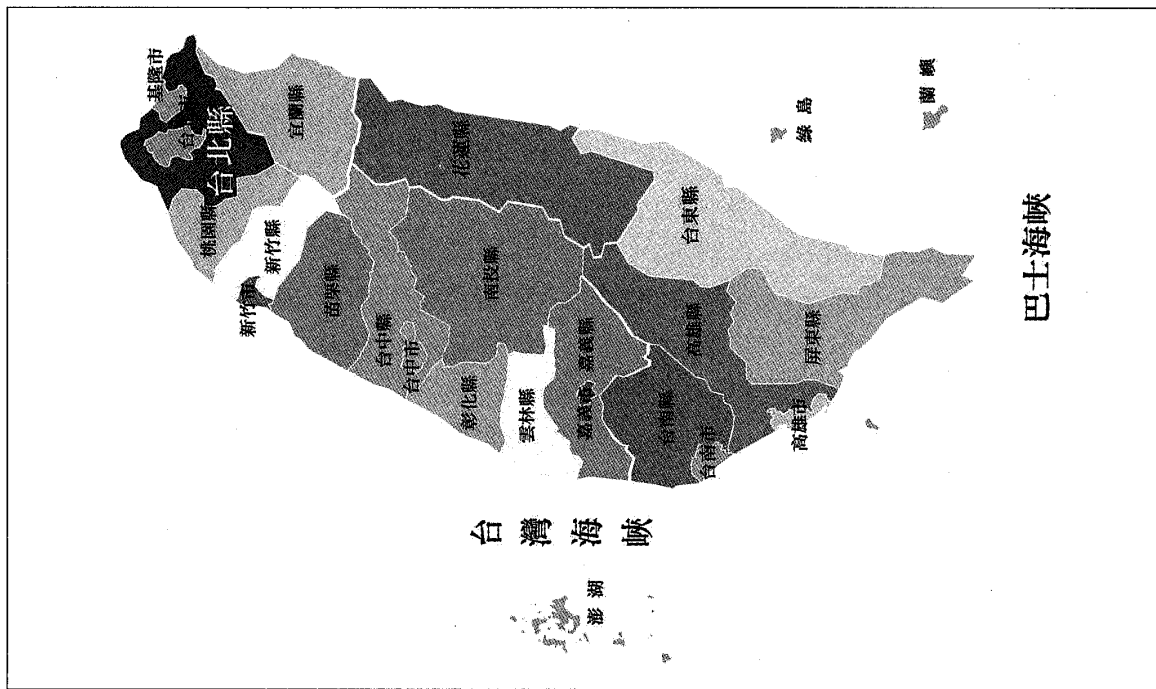
（四）台湾弘法的藏僧素质良莠不齐

藏僧愿意到台湾，除了台湾信徒信心虔诚之外，台湾的藏传佛教的信徒都认为供养上师和喇嘛是修行中最重要的也是必需注目的因素之一。台湾的信徒十分爱布施，有些人还相信布施可以种福田，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将来积德带来幸福，特别是帮助建寺院是最大积德事，对子孙将来特别好。80、90年代台湾“经济奇迹”，10几年来台湾信徒捐献给藏传佛教僧人的供养金据民间非正式统计不下数亿台币。居今世界之首，不靠台湾弟子的捐款许多印度、尼泊尔西藏寺院都盖不起来，因此有人说喇嘛之间有「如果要传法，要到欧美去，如果要募款，要到台湾去」的传言。

（五）藏传佛教的经济效用

90年代台湾起了一阵藏传佛教旋风，1997年达赖喇嘛到台湾更是引到了最高潮，此风至今仍未降多少温，由政府经营管理的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到台北、台中各地民间博物馆不断地举办藏传佛教文物展，每次展览都有很多人去参观，人们为表示自己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上带上师、喇嘛加持的佛珠或项链等随身装饰物，不是藏传佛教的人也将这些佛珠装饰物当作时髦的装饰品配带或收藏，除了这些用来保护自己的随身护身装饰物之外，信徒们将佛像、唐卡、法器请回自己家供在佛堂拜，不是信徒的人，也将其视作艺术品当家中装饰或收藏品，更有些人把藏传佛教的佛像、唐卡、法器当投资生意的对象。走到台湾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专卖有关藏传佛教物品的商店，有关佛具、唐卡、佛像价格也愈来愈涨，街上还有不少民众穿藏服形成一种时尚。

2005年9月19日中国新华社报导「有两件来自台湾收藏家的收藏文物珍品，9月17日在北京分别以1020万元和1000万人民币价格卖出」的消息，不可否认的的确有一部分藏传佛教僧侣为募款带尼泊尔做的佛像或唐卡到台湾去卖，台湾民众深信经过上师加持的佛像很灵一定可



以保佑自己，不惜出高价…这些目的不当的喇嘛在台湾无法可管，甚至有些假出家人的藏人利用民众无法分辨真假藏僧，穿者藏传佛教僧服到处帮人占卜、治病、消灾、祈福等骗些无知信徒的钱，偶然还会发生假喇嘛骗钱骗色事件。

总之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弘法，有很正面的成果，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现象，今后藏传佛教要在台湾作更健全稳定的发展，尚待藏传佛教使者的自觉和台湾信徒们的自悟。

〈注释〉

- 【注 1】《文化人类学辞典》，陈国强主编，恩楷出版社，2002 年。
- 【注 2】《中国文化史词典》，杨金鼎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会出版，1987 年 8 月。
- 【注 3】同 2。
- 【注 4】同 2。
- 【注 5】同 1。
- 【注 6】《台闽地区考古遗址—台北县，基隆市，台北市》，2004 年 12 月 2 日台湾内政部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执行研究报告。
- 【注 7】《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黄土强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1984 年。
- 【注 8】《十三行遗址；抢救与初步研究》，臧振华、刘益昌著，台北县文化局出版，2001 年。
- 【注 9】同 2。
- 【注 10】《台湾史小事典》，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密察监修，远流出版，2000 年 9 月 10 日。
- 【注 11】《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武英殿本影印，1983 年 10 月。
- 【注 12】《台湾近代史》，文化编，陈捷先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97 年 6 月 30 日。
- 【注 13】日中甲午战争（1894-1895 年）结果 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全文 11 款其中第二款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从此台湾和澎湖群岛成为日本殖民地历时 50 年。
- 【注 14】《台湾通史》，连雅堂著，台湾通史社出版，1945 年 12 月。
- 【注 15】《台湾历火历史辞典》，修建寅主编，群像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 【注 16】《台湾通史》，连横著，1920 年初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4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
- 【注 17】《福尔摩沙—17 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石守谦主编，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2003 年 1 月。
- 【注 18】同 11。
- 【注 19】同 16。
- 【注 20】《台湾近代史》—文化编一，陈捷先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97 年 6 月 30 日。
- 【注 21】《松赞干布传》，王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 年。
- 【注 22】ཅུང་ཆུ་ལྷ་མིང་བདུན་པ་ཐོ་བཤང་དཔལ་ལྷན་
- 【注 23】《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初步研究》，姚丽香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佛学研究学报，第五期，2000 年 7 月。
- 【注 24】《台湾的西藏佛教》，陈玉蛟著，台北西藏委员会发行，1992 年。
- 【注 25】ཀུན་རིན་པོ་ཆེ་
- 【注 26】《民国密宗年鉴》，黄英杰著，全佛文化出版社出版，1995 年。
- 【注 27】འཇམ་མཁའ་ལྷ་མིང་ཐོ་
- 【注 28】《台湾历史年表》，蒋化元主编，业强出版社出版，1993 年 5 月。
- 【注 29】同 28。
- 【注 30】2002 年 2 月 27 日台湾蒙藏委员会业务报告。
- 【注 31】《台湾藏传佛教发展管窥》，萧金松著，法光杂志社出版，2002 年。
- 【注 32】《荣悟寺 in 荣悟部落》，三木友里著，明星大学研究纪要，1999 年。
- 【注 33】屈映光 上师是宁玛派汉人上师 1952 年到台湾。
- 【注 34】《南方宝生佛利金刚乘法会暨乐明法苑简介》
- 【注 35】རྟོ་བོ་གྲགས་
- 【注 36】同 23。
- 【注 37】宁玛派汉人上师接受敦珠仁波切（བདུན་པོ་མཁའ་ལྷ་མིང་ཐོ་）在香港举行的遥灌后，在台湾苗栗，云林，虎尾，新竹地传法设立“莲花精舍”
- 【注 38】བདུན་པོ་མཁའ་ལྷ་མིང་ཐོ་
- 【注 39】དཔལ་ལྷ་ལྷ་ལྷ་ལྷ་
- 【注 40】བདུན་པོ་མཁའ་ལྷ་མིང་ཐོ་

- 【注41】 རིག་མགོ་མཐུན་ལ་ཚེ་རིན་པོ་ཆེ་
- 【注42】 西藏文化研究会 2004 年电话调查。
- 【注43】 བདག་ཚེན་རིན་པོ་ཆེ་
- 【注44】 《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台湾的发展初探》—以北部地区为主 1959 年—2002 年—释振原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论文，2004 年。
- 【注45】 འཇམ་དབྱེང་མ་ཀུན་དགའ་
- 【注46】 མ་རྒྱུ་ལྷེ་ཆེན་
- 【注47】 མཐུན་པོ་ལ་བད་ལྷ་མ་
- 【注48】 མཐུན་པོ་འཇམ་དབྱེང་མ་ཤེས་རབ་
- 【注49】 ལྷ་རིག་མ་རིན་པོ་ཆེ་
- 【注50】 ཕན་པ་ལེ་རིན་པོ་ཆེ་
- 【注51】 ལྷ་ལྷིང་མ་ལྷ་རིན་པོ་ཆེ་
- 【注52】 同 42。
- 【注53】 གང་མ་པ་བཀའ་བརྒྱན་ རྒྱ་གཞི་བཀའ་བརྒྱན་
- 【注54】 འབྲུག་པ་བཀའ་བརྒྱན་ འཕྲི་རྒྱུད་བཀའ་བརྒྱན་ འབྲུག་པ་བཀའ་བརྒྱན་ ལྷ་གསུང་བཀའ་བརྒྱན་
- 【注55】 ལྷ་དམར་ ལྷ་ལག་
- 【注56】 ཕག་མོ་ལྷ་པོ་ལྷ་ལ་རངས་
- 【注57】 ལྷ་དགའ་རིན་པོ་ཆེ་
- 【注58】 同 23。
- 【注59】 ལྷ་རིན་པོ་ཆེ་
- 【注60】 མངས་མང་རིན་པོ་ཆེ་
- 【注61】 同 42。
- 【注62】 རིན་ཆེན་རིན་པོ་ཆེ་
- 【注63】 同 23。
- 【注64】 同 23。
- 【注65】 同 31。
- 【注66】 西藏文化研究会 2004 年调查。
- 【注67】 བཀའ་གདམས་པ་
- 【注68】 同 31。
- 【注69】 《台湾与西藏及在台的藏传佛教研究》，王俊中著《思与言》第 37 卷第 2 期，1999 年 6 月。
- 【注70】 བོད་པ་རིན་པོ་ཆེ་
- 【注71】 《台湾藏传佛教的现状与发展》耿振华著，《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蒙藏委员会发行，2002 年。
- 【注72】 Losang Thonder Modern Tibetan Language, c 1980, 2nd ed. 1984.
- 【注73】 同 71。

〈参考文献〉

1. 《四库文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据国立故宫博物馆藏武英殿本影印，1983 年 10 月版
2. 《台湾志略》尹士良著 / 《台湾文献丛书刊》地方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 1958 年
3. 《台湾府志》蒋英纂著·陈碧笙注本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5 年 11 月
4. 《台湾通史》连横著 / 写于 1908 年成书于 1918 年初刊 1920 年
5. 《台湾通史》连雅堂著 / 台湾通史社出版 1945 年 12 月
6. 《岛夷志略校注》元 汪大渊撰·日本 藤田丰八校注 /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丛书集成续编第 244 册
7. 《藏传佛教寺院在台湾—白马山菩提讲堂》林崇安著 / 《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蒙藏委员会发行 2000 年
8. 《中国佛教在台湾之发展》许胜雄著 / 《中华佛学研究》第二期 1998 年
9. 《藏传佛教源流及其在台湾地区的发展》耿振华著 / 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第 26 期 1996 年
10. 《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简介》张福成著 / 《法光杂志》第 141 期 2001 年
11. 《台湾现今藏传佛教发展研究—以藏传佛教中心为主体之分析》刘国威著 / 蒙藏委员会委托研究报告 2003 年
12. 《再谈台湾的西藏佛教—以格鲁派为中心》释如心著 / 《公元二千年两岸藏学学术会议论文集》蒙藏委员会发行 2000 年
13. 《西藏的宗教》Givseppe Tucci 著 /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出版 1997 年
14. 《西藏佛教密宗》李冀诚著 / 台北佛光出版社出版 1993 年
15. 《西藏的宗教》廊诺·鲁伯著 / 台北桂冠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16. 《西藏密教史》哦千贡却伦珠著·贡噶学珠汉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1998 年

17. 《认识藏传佛教》 萧金松著 / 台北慧炬出版社出版 2001 年
18. 《近十年台湾藏传佛教弘法研究者译作品评析》 王惠雯著 / 《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 台北蒙藏委员会发行 2000 年
19.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曹中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2003 年
20. 《东亚汉藏佛教史研究》 王俊中著 /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2003 年 4 月